

照耀屏東的捨得菩薩

黃春蘭（六十七號）訪談紀錄

訪談 /
曹慧如

記錄 /
曹慧如

時間 /
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、
三月三日、三月十六日、
三月十九日

地點 /
電話訪問（前三次）、
黃春蘭自宅

【經典語錄】

我們調查個案，要公私分明、頭腦清晰，絕對不能用感情行事。

【主述者簡介】

黃春蘭，一九四二年出生於屏東市，家庭信奉佛教，十歲左右讀大同國校，常常考第一名，雖然因為環境因素，四年級時停學，但她白天工作，晚上陸續去民眾補習班、漢文私塾學習，都取得優秀的成績；一九六二年她與陳榮慶師兄結婚，育有二女一男。一九七二年夫妻加入慈濟，他們總是相互配合，兼顧家庭、事業與慈濟工作；在屏東分會於圓通寺的草創時期，每月發放日，陳榮慶師兄主持活動，黃春蘭師姊承擔香積、發放物米糧；或是師兄帶領訪視時，她為同行委員們準備餐點、茶水，是早期屏東分會與陳榮慶師兄最堅實的後盾。



靜耀於二〇一四年一月
受證榮譽董事，受證典禮
當日於自宅留影紀念。
(圖片／黃春蘭提供)

TZU CHI FOUNDATION

【編者按】黃春蘭師姊因為年事已高，許多早年的記憶需要他人提醒回憶。因此訪談的過程，由同修陳榮慶師兄與慈濟屏東分會同組的張美貞師姊、郭桂美師姊述說回憶，黃春蘭師姊指正錯誤、補充說明。

我一九四二年出生於屏東市，爸爸媽媽從事農耕，有兩位哥哥，七位姊姊，我是最小的。以前務農的人都很晚入學，十歲左右去大同國校（今屏東市大同國小）讀書常常考第一名，但是讀到四年級時就停學了。

家裡信奉佛教，記得佛陀聖誕日

時，屏東佛寺的法師會帶領信徒遊行市區，我會在遊行隊伍中幫忙提花籃。大約二十一、二十二歲左右，基隆八堵海會寺的住持道源老和尚在屏東東山佛學院講經，他的弟子仁光法師也隨同在屏東。當時姊夫介紹我去親近仁光法師，向他學習。不過我真正深入佛教，是與陳榮慶師兄結婚後，親近圓通寺、慈濟與其他道場。

天資聰穎 勤奮好學

因為家裡的耕田很多，小孩子都要幫忙，二哥負責種菜，六姊專門賣菜，我每天都要去菜園打點，放學後還沒走進家門，家人就叫我牽牛去吃草。

四年級下學期，我被選為模範生，領到很多獎品，但在暑假時因為幫忙家裡的農事，忙到假期過完了，作業還沒寫；想到自己是模範生卻沒有寫暑假作業，覺得很丟臉，就放棄讀書了。那時候，學校校長、老師都來家裡叫我回去讀書，說我成績好，不用寫作業，作業是鞭策那些成績比較不好的。媽媽也說，讀書很好啊！為什麼不讀？大哥也叫我再繼續讀，但是阿公說，女生不用讀那麼高。

沒有念國校後，我晚上去民眾補習班¹，這是讓沒有入學或是年紀大的學生讀書的地方，學校老師晚上來上課。斷斷續續讀了幾年後，我和六姊一起去晚上的私塾學漢文，讀《幼學瓊林》、四書，那裡也教作詩，我的成績在女生中算是最好的，因為晚上都先看隔天的課程，老師上課一講就會了。

老師看我成績很好，找我去一間學習作詩的協會，我只去過一次就不去了，因為那個地方比較暗，我才十八、九歲左右，老師雖然已經結婚，但我個性比較保守，覺得稍微避嫌比較好。

休學在家務農一段時間後，我去做成衣加工，跟老闆領裁好的布，我再用裁縫車縫好；二十歲（一九六二年）時，三姊介紹我去振源帆布行，做學校書包、窗簾等。二十三歲與陳榮慶結婚，二十四歲時生大女兒，之後沒有再到布行。

結婚隔年（一九六五年），南投碧山巖寺禪哲法師帶著兩位徒弟來到圓通寺，兩位徒弟就是後來慈濟屏東分會的見慧、見靜師父，他們從高雄大覺寺來。禪哲法師想建設佛寺，陳榮慶師兄是屏東工業學校（現為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）土木科畢業，法師常常找師兄幫忙，而且圓通寺離我家走路十分鐘就到了，所以我

常常到寺裡幫忙煮菜、撿柴，禪哲師如果要出門也會找我陪伴，我和師兄會載他們去高雄左營，去找信徒來參加法會。

大女兒出生直到上小學前，都是圓通寺師父們幫忙照顧，大家都很疼愛她，都爭著抱女兒；女兒很乖，有一次圓通寺辦法會，我去幫忙煮飯，女兒放在房間都沒有有人知道，因為肚子餓了也不會哭。



一九七五年左右陳榮慶與黃春蘭於自有的碾米廠前合照。（圖片／黃春蘭提供）



一九七八年證嚴上人（中）與陳榮慶（右）、黃春蘭（左）在圓通寺前合照。（圖片／黃春蘭提供）



黃春蘭（左）與陳榮慶（右）一九六四年結婚誌慶。（圖片／黃春蘭提供）

夫婦合心協力做慈濟

一九七〇年我和陳榮慶師兄接下他二哥的碾米廠，一九七二年加入慈濟，之後皈依上人，法號靜耀。開始做慈濟後，無論勸募或訪視，我與師兄（黃春蘭談到陳榮慶，常以「師兄」代稱，本文也以「師兄」稱呼陳榮慶）非常投入，每三個月複查訪視，委員們會一起出去，大部分是師兄開車，我做飯或點心帶出去，當作大家的午餐。

我們做慈濟真的是一心一意，碾米廠就像是雨傘店（指不定時商店），反正賺的錢夠吃就好，師兄如果有新個案去初訪，或帶上人在屏東訪視，碾米廠的工作都是我來做，不用他擔心，當然我出去訪視時，就換師兄留守。

我通常早上四、五點就要起床工作，做完差不多晚上十點，除了碾米廠的事，還要種田，準備家人餐點，其實真的很累；不過當時人還年輕，辛苦一點沒關係。

我對長輩很好，都會提早煮好飯，讓他們先吃，也會開玩笑讓長輩心情變好。公公住在我們家附近，有一次我叫兒子找公公來家裡吃飯，但他正在生氣，不想



一九八九年萬丹鄉訪視個案途中，於頭前國小休息，同行委員、會員享用靜耀（前排左二）準備的餐點。（圖片／黃春門提供）

來吃，我就過去找他說，爸爸來吃飯，吃飽了再生氣。公公聽到就笑出來，願意吃了，這件事我兒子很佩服我，一直記得到現在。

一九七七年底，我們慈濟借用圓通寺發放，當時照顧戶每月發放日會去圓通寺領補助金，物資中的米是來我家碾米廠領取；所以發放日我和師兄就會去圓通寺，師兄帶領照顧戶拜經、發放，我會在廚房煮飯，煮好了就回到碾米廠，等照顧戶來量米，有時候要幫照顧戶扛米到附近公車站，要背起整袋米。那時我兒子讀國中，也會幫忙量米，照顧戶很多，要量幾個鐘頭。



靜耀對長輩很孝順，在圓德寺為圓哲法師（靜耀的婆婆）按摩。
（圖片／黃春蘭提供）

TZU CHI FOUNDATION



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是慈濟屏東分會舉行冬令發放的日子，陳榮慶（右二）主持活動並介紹善心大德（右一）；靜耀（前左二）與李同壽（思修）師兄（左一）擔任工作人員。（圖片／黃春蘭提供）

理性分析個案

剛開始做訪視的時候，個案的家很難找，常常個案的戶籍地址住著親戚、朋友，個案都住在荒郊野外，連地址都沒有，只能憑著大概的指引找路，而且因為太偏僻了，很難記得路。

我很會認路，只要走過一次，第二次就有辦法繞到門口，同行的師兄弟都很驚訝。而且每二三個月的個案複查，我會帶師公飯²給大家，通常是飯糰、便當或粽子等，還有一杯清茶，訪視途中休息的時候，會借用學校教室、寺廟、樹下，大家一起吃。

大約從一九九一年之後的二、三十年，我常常和同組的張美貞師姊一起去訪視，她開車載我，我準備師公飯。我們是在屏東分會還借用圓通寺空間的時候就認識了，因為她是上人、師媽³的親戚，上人來圓通寺的時候她會來探望；那時候她是屏東民防婦女慈善會會長，無法同時做慈濟，先當慈濟會員，一九九一年才受證成為委員。

我們去過獅子鄉、琉球、滿州、恆春等，因為那時候委員少，要跑的地方很

多。調查個案結束後，美貞師姊會載我回家，然後她就會回家，因為她住在東港，比較遠，我會講個案情況給師兄聽，他負責寫案本，那時候我的記憶力很好，甚麼都記得。

我記得有一個個案，他出車禍不能走路，他告訴負責初訪的委員說，沒辦法工作，沒有收入。但我和美貞師姊、楊幸蘭師姊去複查時，從個案的嫂嫂得知，他有四分地的竹子，其實是有收入的，那時我們就找個案的嫂嫂與個案談，個案談完覺得很不好意思，就要我們停止補助，而且把之前的補助金拿到屏東分會退回。

原先初訪的委員看到個案來還錢，沒有去理解來龍去脈，就口氣不好地跟個案說，你們怎麼把錢拿來還？美貞師姊聽到很生氣，開車來家裡載我去分會。我到了分會，看到法明師⁴、初訪委員與其他人在那裡，我先問財務的師姊，剛剛案主退款說了甚麼？但財務不敢說，我又去找那位初訪委員說，師姊這個案是你調查不夠仔細，案主其實有經濟能力，我們應該更正，並且祝福對方。最後，法明師出面調解，事情才圓滿結束。

另一個個案是住在佳冬鄉的獨居老人，平常去訪視看到他家不怎麼整理，又從鄰居知道，他的幾位女兒都嫁出去了，有的住在隔壁村莊而已。有一次我和師兄出去複查，就去找他的女兒，我說，既然父親沒有兒子，將來他的土地應該會留給妳們，現在老人家已經這個年紀了，爲什麼不以孝心對待父親？爲什麼妳的父親要接受別人的幫忙？這樣妳們會沒有感恩、報答的機會。女兒聽到後，感覺很不好意思，不久後就主動提出不用繼續補助。

面對個案，我會清晰地觀察他們的生活狀況，用理性來勸說。如果調查到個案的經濟可以了，就要停止補助。以前收功德款很難，是一點一點慢慢累積起來，上人有說，調查工作必須謹慎，應做到不浪費一個錢，多利益一個有需要的人。我們要公私分明，頭腦清晰，絕對不能用感情行事。



一九九三年訪視個案途中，靜耀與陳榮慶為一同訪視的委員、會員們準備餐點。（圖片／黃春蘭提供）



一九九五年（從左至右）張美貞、靜耀、林純英、郭桂美於花蓮靜思堂旁的小木屋合影。（圖片／黃春蘭提供）

父母身教「捨」與「得」

一九八三年上人爲了籌措建設慈濟醫院經費，在臺北空軍官兵活動中心舉辦義賣活動，我當時捐了項鍊⁵，這些都是嫁妝，是父母一點一點省下來，幫我辦的。我覺得上人要蓋醫院，是很好的事，就捨出去了，沒覺得捨不得。

能做到這樣，是因為小時候爸爸、媽媽對我們的教育。我們家在屏東市的大馬路旁，村莊有一些乞丐，都會到家裡讓爸爸請吃飯。偶爾爸爸招呼時，他們會客氣地婉拒，但爸爸都會盡量挽留，他們如果留下來，家人就會看看冰箱有什麼，就拿出來煮，讓他們吃飽。大部分的乞丐都會拿碗來，如果沒有，我們家也會準備。

家裡還會放茶水在門外給貧苦人喝，我小時候傻傻的，不知道事情好壞，會勸爸爸，這樣會花很多錢，浪費。但他都說，沒關係，人家是貧苦人，小孩子不懂；媽媽也告訴我們，有量就有福。

有時會有人來借錢，我會阻止爸爸，說這樣對方會習慣，要不然給一些就好了。爸爸都會要我拿錢借給他，讓他去買吃的。我只好跟借錢的人說，這些錢要

省著用。其實我們不知道借錢的人住在哪邊，也不知道他吃什麼，如果他守信用有還錢，爸爸看到會很高興；沒有信用的，他也不會計較。

就連後來我去工作的振源帆布行，老闆娘也很慷慨，常常招呼很多人來家裡吃飯，就像我爸媽一樣，他們的大方性格有影響到我。大約一九八四年左右，我會經跟大姑合開素食早餐店，賣稀飯、煎鹹粿、炒米粉、小菜等，我炒的米粉很好吃。店面位於屏東中學（今臺灣省立屏東高級中學）附近，學生都要我盛給他們，因為會比較大碗。

學生看到我盛這麼大碗會說，阿桑，這樣會賠錢。我都說，沒關係你吃飽會讀書就好了。我覺得，讓學生吃得飽，吃得開心，就會用功讀書，我們賠錢沒關係。其實，錢只要夠用就好，出門身上有得用，三餐有得吃就可以了，不要一直累積錢，那樣不好，我就是這樣想，所以才會常常請客，也常常捐款，還會邀請親友一起捐。

慈濟醫院建設期間，我和師兄常常一起出門募款，他會跟對方聊佛法，我會比較直接地請對方捐錢。員林第一顆種子洪謝雪師姊的母親想要捐病床的錢，當時

一張病床是一萬五千元，她住在高雄的六龜，我們騎機車來回大約要花兩個多小時。回到家才發現店門沒有關，然後有客人送了一斗米的錢過來，因為他來買米的時候，我們人不在，他就自己先拿。其實，我們常常忘記關店門，但一直都沒事，從來沒有東西不見。

東港郭桂美師姊的兒子娶媳婦，要請我在婚禮當天作好命婆，幫忙牽新娘。我說，現在上人要蓋慈濟醫院，需要資金，如果你捐一百萬，我就出面當好命婆。桂美也很發心地捐款。

還有師兄的表姊夫賣地得到一筆錢，我們就一起去邀請表姊夫捐款，他捐了一百萬，並且隨我們回花蓮見上人。我對上人說，我很想捐款，但沒有那麼多錢。上人知道我們夫妻的心情，都是心一志做慈濟，爲了慈濟奮不顧身，只是身邊沒有錢，所以跟我們說，我們兩人已經把自己都捐出來了，他怎麼還向我們說捐款呢？



靜耀（左）、簡雪玉（中）關懷個案。靜耀（左四）訪視個案，一邊聽個案生活
 個案。（圖片／黃春蘭提供） 情況，一邊落淚。（圖片／黃春蘭提供）

照耀屏東的捨得菩薩——黃春蘭（六十七號）訪談紀錄



靜耀於屏東靜思堂參與冬令發放。（圖片／黃春蘭提供）

寬恕對無常 感恩有慈濟

一九九〇年我發生一場車禍⁶，這件事讓我覺得，命運很難講，有這個緣才會碰到。撞到我的人已經往生了，他太太比較可憐，還有幾位孩子要養，她心裡很難過，覺得很對不起我。但我覺得，她不用對不起，好好生活下去就可以了。當時我答應她，只要她好好照顧小孩，我的身體馬上就會好起來。我想到上人的弟弟在軍隊裡被人打到往生，上人還勸師媽替對方著想，就覺得要原諒對方。

最後我把一些人家探望時帶來的奶粉都送她，給小孩喝，對方為我向主耶穌祈求平安，我也為她祈求佛菩薩保佑。

我原本是一位單純的家庭主婦，很感恩這一生遇到上人，加入慈濟；有機會做幫助他人的事情，讓平凡的生命更豐富。我永遠記得，上人給我個人的靜思語，「有做，不用說也是有做；沒做，說再多也是沒做」。所以，我在做慈濟事的時侯，一直記得上人的教導，對的事，堅持，做就對了。我覺得，這一世有因緣做慈濟，非常有福報，這樣的人生不後悔，沒有遺憾。

1 失學民眾補習教育，政府於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八年上，在臺灣地區所實施的一種失學民眾的識字教育活動，由臺灣省教育廳擬定實施計畫，普遍開設失學民眾補習班，以十三歲至四十五歲的失學民眾為對象，教師由附近小學教師兼任，亦有社會人士擔任，通常在夜間實施。資料來源：教育雲教育百科。<https://reurl.cc/k7z5sq>（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檢索）。

2 師公飯，慈濟人將醬油炒飯稱為師公飯；上人行腳出外常以此炒飯作為便當。後來某慈濟委員小孩聽聞此事，便希望媽媽做醬油炒飯給他吃，這樣家裡能多節省金錢，捐給師公——證嚴上人，作為慈善用途，這位孩子稱這種醬油炒飯為「師公飯」。本文中「師公飯」指委員們出門訪視時，帶著簡單的午餐便當。

3 王沈月桂，是證嚴上人俗家母親，慈濟委員編號五十六號，慈濟人尊稱為「師媽」。資料來源：阮義忠、袁瑤瑤，〈澎湃的生命能量〉，《慈濟》月刊第四二九期（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），頁二七。

4 慈濟屏東分會常住師父見慧法師的弟子。

5 屏東靜耀居士〈金珊瑚項鍊乙條。資料來源：靜洪，〈特稿——義賣活動會場零傳〉，《慈濟》月刊（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），頁二〇六。

6 陳榮慶師兄，補充黃春蘭師姊發生車禍始末：一九九〇年有一天兒子從屏東市打電話回家，說需要有人去載他。我在樓上禮佛，所以請靜耀師姊去載，她接到兒子，經過繁華國小前面，被一位開車的人從後面撞到，她的腳開放性骨折，手斷成三截。送到醫院，手被縫十多針，到現在手裡的白鐵仔（臺語，不鏽鋼。）都還沒拿出來。對方內臟出血，傷得太重，三天後往生。靜耀師姊受傷這麼嚴重，無論是警員或是對方的太太詢問她，需要甚麼賠償？她都說，不用，人平安就好！資料來源：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於屏東靜思堂訪問陳榮慶、黃春蘭。